

1995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徵指試析

Wing Chiu WU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bc>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胡詠超 (1995)。《史記·封禪書》徵指試析。《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》，2，81-90。檢自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bc/13>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徵指試析

胡詠超

《太史公書卷二八，封禪書第六》，學者多不達其旨。“封禪”一事，不特其義蘊難明，即其音讀，亦不易辨。請先言其音讀。按：“封禪”一詞音讀之難辨，在於“禪”之一字。許叔重《說文解字·第一篇上》解“禪”字條云：“祭天也。從示單聲。”段玉裁《注》曰：“時戰切”。鈕樹玉《說文解字校錄》、桂馥《說文解字義證》、王筠《說文句讀》並同。《校錄》並引《玉篇》又市然切。徐鍇《說文繫傳》作時絹反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則標作霰韻。（以上見鼎文書局《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二、一上示部禪字條》，頁一五九至一六〇）蓋自唐顏師古《前漢書·郊祀志》注“禪，音上戰反”以降，《唐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、《正韻》諸字書，並作時戰切，音繕。（見《康熙字典》，午集下示部，中華書局精印同文書局原版）是“禪”字之音繕，殆衆無異詞矣。然《說文解字》明明謂“從示單聲”。今按其二篇上解“單”字條云：“大也。从𠂔卑，𠂔亦聲，闕。”段《注》曰：“𠂔，都寒切。闕，當云卑闕，謂卑形未聞也。”（藝文印書館經韻樓刊本）復據其解“𠂔”字條云：“驚呼也。从二口，凡𠂔之屬皆從𠂔，讀若謹。”而段氏以單字未聞有讀喧（況袁切）音者，而卑形又闕，遂作都寒切。而單與亶同。惠棟《惠氏讀說文記》曰：“單，大也。單與亶同，故云大。《般庚》誕告用亶，其有衆。馬融本作單。”又《假借義證》曰：“《詩·昊天有成命》單厥心，毛《傳》單，厚也。《周語》作亶厥心；《書·盤庚》誕告同亶，《釋文》亶，馬本作單，誠也。……凡似此訓，單皆亶之假借。”而《說文解字》解亶字云：“多穀也，从亼旦聲。”段《注》作多旱切，《唐韻》同，《集韻》、《韻會》作黨旱切，《正韻》多簡切，並音儻。（見中華書局影印同文書局原版《康熙字典》，子集上二部）而“封禪”本作“封壇”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·一篇上禪字條》曰：“凡封土爲壇，除地爲壇，古封禪字蓋祇作壇。項威曰，除地爲壇，後改壇曰禪，神之矣。……元鼎二年《紀》云，望見泰一，修天文禮，禮即古禪字。”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乾都第十四禪字條》亦曰：“禪，祭天也。從示單聲。《風俗通·正失》：禪謂壇壇。按：

《禮記·禮器》疏引《書》說：禪者除地爲壇。大戴《保傳》封泰山而禪梁父注：除地于梁甫之陰，爲壇以祭地也。變壇爲禪，神之也。《史記·衛將軍傳》：禪于姑衍。《續漢祭祀志》：禪，祭地于梁陰。……是壇爲祭地，壇爲祭天。禪从壇省，禪从壇省，皆秦以後字。許書收禪不收壇，故云祭天耳。其實爲壇無不先壇者，祭天之義，禪自得兼。……假借爲壇，實爲傳。《孟子》：唐虞禪；《書堯典傳》，遂禪之。……聲訓：《白虎通·封禪》，言禪者，明以成功相傳也。《史記·秦始皇紀》；禪梁父。《正義》禪，闡廣土地也。”朱氏謂壇爲祭地，壇爲祭天，爲壇無不先壇者，祭天之義，禪自得兼。所言誠是。特不當因禪之假借爲壇遂采《白虎通義·封禪》相傳之說，與《史記正義》闡廣之訓，歸禪入乾部標作霰韻耳。須知闡亦單聲，不當獨作“銑”韻或昌善切及齒善切。《玉篇》釋闡爲大也，即後單之大義而來。《史記正義》解“禪”爲闡廣土地，亦從單字得義。而“闡”古與“禪”爲通假字，朱氏已自言之矣。其《說文通訓定聲·乾部第十四禪字條》云：“《公羊》哀八，齊人取譖及禪。《左》、《穀》作闡。”令其書“單”字標有寒、先、旱、銑四韻，“禪”字標有旱、銑、翰三韻，則“闡”字不當獨限於一銑韻矣。準此，“禪”字亦不當獨標一霰韻也。

復次，朱氏既知禪从壇省，壇實即禪之本字。又知壇爲除地之義。而其書“壇”字條卻獨標銑韻，並舉《詩·東門之壇》之壇叶壇（反、遠）爲證。按：《詩·鄭風·東門之壇》“東門之壇，茹蘆在阪。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”壇實與阪叶耳。故陳奐《詩毛氏傳疏》曰：

壇，《釋文》、《正義》本作壇。《正義》云，除地者謂之壇，壇壇字異……蓋古字得通用也。《釋名·州國篇》，鄭町也，其地多平，町町然也，與此《傳》云町町者同。《華嚴經音義·世界品》引《韓詩傳》云，壇，猶坦也，義同。

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又曰：

陳喬樞云，毛《傳》除地町町，言除地使之平坦。《論衡·語增篇》：町町若荊軻之閭，謂夷其里若平地也。壇，《五霸記》曰，置之空壇之地，空壇猶宮空坦也。



是封禪之“禪”，不讀繕音，彰彰明甚。

綜上所言，封壇之壇，本嘗讀壇，音義與坦同，除地祭地也。後世續作繕與蟬音者，蓋緣附會禪讓一事所致，雖博雅如朱允倩，亦不免失察。而始作俑者，殆爲班

固，其《白虎通德論·封禪》云：

王者易姓而起，必升封泰山何？教告之義也。……所以必於泰山何？萬物所交代之處也。……封者，廣也；言禪者，明以成功相傳也。梁甫者，太山旁山名。正以梁甫何？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，明已成功而去，有德者居之。繹繹者，無窮之意也。……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。梁，信也；甫，輔也；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。（新興書局《漢魏叢書》，頁三六二上）

孟堅之論，雖能推闡儒家禪讓之旨，為封禪進一新境。而“單”字據林義光《文源》稱：

單，古作（《伐余鐘》），作（《散氏器》），不从卩，當為蟬之古文，像形。●●象雙目，下象腹尾也。單為蟬，故有……變蛻之義。《爾雅》：在卯曰單闕（《釋天》），孫炎本作蟬焉，言如蟬蛻媯不絕也。禪讓之禪，賈誼《鵬鳥賦》變化而嬗之嬗，古皆與單同音，亦並有變蛻義。（見鼎文書局《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》，第二冊，一三一九頁，二篇上卩部單字條）

亦可為“禪”讀時戰切添一佐證。然以禪讓之“禪”遂作封禪之“禪”（壇），終不免有張冠李戴之嫌。鄙意以為封禪之“禪”，當據其本字為“壇”，讀作除地坦坦之壇音，事實“壇”之與“壇”，根本為通假字，此亦討葉沿根，《通訓定聲》之一得歟？博物君子，幸進而教之。

辨章封禪之音讀既竟，請續言其義蘊。溯自史遷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《封禪書》也，學者交相責難。博雅如馬貴與，亦以為出於陋儒之說，《詩》、《書》所不載。曰：

按文中子曰：“封禪非古也，其秦、漢之侈心乎？”而太史公作《封禪書》，則以為古受命帝王，未嘗不封禪，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，以為古封禪七十二家，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。蓋出於齊、魯陋儒之說，《詩》、《書》所不載，非事實也，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。（新興書局影印乾隆重刻《文獻通考卷八十四·郊社考十七·封禪》，頁七六一）

蓋自梁朝之許懋，已深致其非。史載梁高祖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，懋曰：

舜幸岱宗，是為巡狩。而鄭引《孝經鉤命決》云：“封於太山，考績柴燎；

禪於梁甫，刻石紀號。”此緯書之曲說，非正經之通義也。……漢武宗信方士，廣召儒生，皮弁搢紳，射牛行事，獨與霍嬪俱上；既而子侯暴卒，厥足用傷。……不思古道而欲封禪，皆是主好名於上，臣阿旨於下也。鄭玄有參、柴之風，不能推尋正經，專信緯候之書，斯為謬矣！《禮》云：“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，因名山升中於天，因吉土享帝於郊。”燔柴岱宗，即因山之謂矣。故《曲禮》云：“天子祭天地”是也。誠敬之道，盡此而備。至於封禪，非所敢聞。（藝文印書館影印武真殿刊本《梁書卷四十·許懋傳》頁二八一至二八二）

今按：昭哲所言，雖明智雅正，而於漢武封禪之義，則似未深究。其後梁氏玉繩，似略知太史公之意已，而猶未達一間。曰：

三代以前無封禪，乃燕齊方士所偽造。昉於秦始，侈於漢武。此書先雜引鬼神之事，比類見義，遂因其傳會，備錄於篇，正以着其妄，用意微矣。惟牽引郊社巡狩諸典禮，未免贖經。（中華書局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《史記志疑卷十六·封禪書第六》，頁七九二）

曜北於漢人視為“皇皇哉斯事，天下之壯觀，王者之丕業”（司馬相如《封禪書》語）之封禪，依然一知半解，故其《史記志疑卷三六·太史公自序傳》“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滯周南，不得與從事，故發憤且卒。”之案語稱：

此，及不述談語，不免失言。封禪之誣，君子嗤之。即《封禪書》亦深譏焉。而乃以其父不與為恨乎？《咫聞錄》曰：“太史談且死，以不及與封禪為恨。相如且死，遺《封禪書》以勸。當時不獨世主有侈心，士大夫皆有以啟之。杜子美天寶十三載獻《封西嶽賦》，勸玄宗封華山，帝未及行，明年安祿山反，天下大亂。文人孟浪類如此。”（同上頁一四六六）

馴至日儒中井積德，甚至詆為漢儒之通病焉。曰：

按：《封禪書》，武帝初，與諸儒議封禪事，命草其儀。及且封，盡罷諸儒不用。談之滯留周南，以罷不用之故也。非疾。（藝文印書館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卷一三〇，太史公自序第七十》，頁一三三六）

又曰：

封禪出乎術士之妄，豈儒者所可言哉！談罷，可謂幸矣。乃發憤至死，何惑之甚！雖遷亦未知封禪之爲非也，是漢儒之通病矣。（同上）

竟罪及史公，此誠何說耶？諸賢斤斤於封禪淵源之所自，與正僞早晚之辨，而無片言隻字觸及其義蘊者，無乃不急之察，無用之辯乎？班固《白虎通德論·封禪》有云：

王者易姓而起，必升封泰山，何？教告之義也。始受命之時，改制應天。天下太平，功成封禪，以告太平也。（新興書局《漢魏叢書》，頁三六二上）

張守節《史記·封禪書正義》引《五經通義》又云：

易姓而王致太平，必封泰山，禪梁父。荷天命以爲王，使理羣生，報太平於天，報羣神之功。（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海書店《二十五史·史記卷二八·封禪書第六》，頁一七二）

此封禪大典之義蘊真諦也。其說蓋亦上古所傳，盛行於燕齊，鄒衍輩昌之以顯名於諸侯。雖作怪迂之變，終始五德轉移。然要其歸，必止爭仁義節儉，使王侯大人，瞿然顧化，尙德修身，施及黎庶。其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，非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也。逮漢，司馬長卿暢發其旨，而撰成《封禪》一篇。以彰漢氏之休。其言曰：

伊上古之初肇，自昊穹兮生民，歷撰列辟，以迄於秦，率邇者踵武，逖聽者風聲。……大漢之德，逢涌原泉……符瑞臻茲，猶以爲薄，不敢道封禪。……夫修德以錫符，奉符以行事，不爲進越，故聖王弗替，而修禮地祇，謁款天神，勒功中嶽，以彰至尊。舒盛德，發號榮，受厚福，以浸黎民也。皇皇哉斯事，天下之壯觀，王者之丕業，不可貶也。…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，而常爲稱首者用此。……天人之際已交，上下相發允答，聖王之德，兢兢翼翼也。故曰，興必慮衰，安必思危。是以湯，武至尊嚴，不失肅祇；舜在假典，顧省厥遺。此之謂也。（上海古籍，上海書店《二十五史1，史記卷一百十七·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》，頁三三五）

蓋長卿有見於孝武帝惑於鬼神之祀，因撰《封禪書》奏之，殷殷以修德禮神，居安思危爲勸。此實《尚書·太甲篇》“先王惟時懋敬厥德，克配上帝。無安厥位，惟危，慎終于始”之首。故班孟堅稱其“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，求取其書，竟得頌述功德，

言封禪事，忠臣効也。”（正中書局《文選第四十八卷·符命·典引》，頁六七五）安得指斥封禪爲緯書之曲說，非正經之通義哉！而流風所及，子雲、孟堅之儔，繼作《劇秦美新》、《典引》之篇，皇皇乎爲漢儒經國之大業，不朽之盛事。其後追風沿波者，代不乏人。所謂“文人孟浪”云云，固在彼不在此也。揚雄《劇秦美新》曰：

往時司馬相如作《封禪》一篇，以彰漢氏之休。臣常有顛胸病，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，所懷不章，長恨黃泉。敢竭肝膽，寫心腹，作《劇秦美新》一篇，雖未究萬分之一，亦臣之極思也。（正中書局萬氏重刻胡本《文選卷四八·符命》，頁六七一）

班固《典引》亦曰：

相如《封禪》，……揚雄《美新》，……皆游揚後世，垂爲舊式。臣固才朽不及前人，……竊作《典引》一篇。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，猶敢發憤滿，覺悟童蒙，光揚大漢，軼聲前代，然後退入溝壑，死而不朽。（同上頁六七五）

此皆殷殷以繼志爲無負此生。長卿之矜式羣賢，其識亦偉矣。是以舍人論文，專篇以及之，許爲維新之作，誠有謂也。而揚，班二子之作，全取頌揚之旨，而沒其諷諭之義，於長卿之本旨，稍違異矣。惟太史公深會其微旨幽意，所撰《封禪書》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，具其表裏。而於孝武一朝之祠竈求僊，怪迂傳會，則覩縷其事，纖芥弗遺，而終言其無驗以著其妄，殷殷以“修德肅祇”爲言。一篇之中，三致其意，使後之君子，得以覽焉。斯真良史之用心也。李笠《史記訂補》曰：“《封禪書》盛推神鬼之異，而《大宛傳》云，張騫通大夏，惡睹《本紀》所謂崑崙者乎？又云，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。此皆恐犯忌諱，以雜見錯出而見正論也。”（藝文印書館瀧川龜太郎《史記會注考證·史記體制》，頁一三七一）而凌稚隆氏亦謂“此書直書其事，而其失自見。有諷意，無貶辭，可爲作史紀時事者之法。”（同上《史記會注考證卷二八·封禪書第六》引文，頁四八二）此真能察見良史之用心者。乃議者徒見《封禪書》載“武帝得寶鼎，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鼎僊登於天，漢興復當黃帝之時，寶鼎出，而與神通封禪，上封則能僊登天矣。”又載“齊人丁公年九十餘，曰封禪者，合（《漢書·郊祀志》作古）不死之名也。”云云。遂謂封禪出乎術士之妄，非儒者所可言，得無正僞不辨、錯認爲真乎？方望溪蓋嘗辨章之矣。曰：

是書所譏武帝事，義皆顯著，獨雜引古事，則意各有指。武帝名爲敬鬼神
之祀，而以封禪合不死。郊時祕祝，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。蓋好神而實比
於慢矣。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，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，復大書始皇封禪
後十二歲秦亡，示無德而瀆於神，爲亡徵也。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，國以
興，歷年以永，示寶鼎一角獸，不足爲符應也。其詳秦先世事，及史敦、史儋
語，以雍之諸祠興於秦，而敦、儋妄稱符命，以啟二君之汰，爲方士怪迂語之
徵兆也。……傳所言易姓而王，封禪者七十餘君，……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
天，如成王乃近之耳。豈以是爲不死之名，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？……故其發
端，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，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！（廣智書局
《方望溪全集卷二·書封禪書後》，頁二三）

又云：

是書義意尤隱深者，其稱或問禘之說，蓋謂禘雖典祀，然不知其義，禮不
虛行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？禮之瀆！季氏嘗旅於泰山，孔子譏之，謂神
弗享也。則以封禪合不死者，神其享之乎！漢興六十餘年，天下又安，薦紳之
屬，皆望天子封禪，改正度者，謂經禮雅樂，宜以時興也。豈謂其中於方士之
怪迂語哉！……此子長之微指也。（同上《又書封禪書後》，二三）

此真能察見史遷《封禪書》之微指幽隱者，其識力勝於餘子遠矣。太史公自云“余從
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，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意，於是退而論次
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，具見其表裏，後有君子得以覽焉。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
海書店《二十五史1·史記卷二八·封禪書》贊，頁一七七）所謂表裏者，正譌、白
黑之謂也。方氏讀書得間，卓然洞見其表裏，判封禪爲方士與薦紳二途。前者致怪物
與神通，所謂合不死之名。後者改正變，告成功，所謂維新之作。一正一譌，昭昭然
白黑兮。近人呂思勉先生謂“武帝之崇儒，在其即位之初，而封泰山乃在其後三十
年。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則又在其後，其非用儒家言可知。武帝蓋全惑於方士之言，其
封泰山，亦欲以求不死而已。”（台灣開明書店《秦漢史第四章第九節·武帝求神
仙》，頁一三四）以至諸賢之鄙夷封禪，皆緣於混同方士所言之封禪與縉紳所主之封
禪所致耳。觀於武帝之封禪制詔御史曰：

聯以眇眇之身，承至尊，兢兢焉懼不任，維德菲薄，不明於禮樂，脩祠太

一，若有象景光，屑如有望，震於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於梁父，而後禪肅然，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。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，復博、奉高、蛇丘、歷城，無出今年租稅，其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。行所過毋有復作，事在二年前，皆勿聽治。（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海書店《二十五史 1·史記卷二八·封禪書第六》頁一七六）

此豈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！其詞旨全取長卿《封禪書》“修德以錫符，奉符以行事，……舒盛德，發號榮，受厚福，以浸黎民也。……天人之際已交，上不相發允答，聖王之德，兢兢翼翼也”（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海書店《二十五史 1·史記卷一一七·司馬相如傳第五十七》，頁三三五）之意。

抑武帝之封禪也，實由長卿啟之。《前漢書卷五十八·兒寬列傳第二十八》具其始末云：

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，諸儒對者五十餘人，未能有所定。先是，司馬相如病死，有遺書頌功德，言符瑞，足以封泰山。上奇其書，以問寬。寬對曰，陛下躬發聖德，統攝羣元，宗祀天地，薦禮百神，精神所鄉，徵兆必報，天地並應，符瑞昭明，其封泰山，禪梁父，昭姓考瑞，帝王之盛節也。……上然之，乃自制儀，采儒術以文焉。（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海書店《二十五史 1》頁六〇九）

史文所載，果一如長卿《封禪書》所逆料：“宜命掌故，悉奏其義而覽焉。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，愉乎！朕其試哉！乃遷思回慮，總公卿之議，詢封禪之事。”（同前）而於當日漢人對封禪之體會，李長之先生有真確之認識：

封禪是一件大事，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渴望了三十多年的大事。這不止是宗教上的大典，而且是政治上慶祝過去，更新將來的一種象徵。——至少那時的朝野是這樣想。（漢京文化事業，《漢京文庫·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·第二章 司馬遷的父親·四、司馬談與封禪》，頁三七）

必明乎此，然後知何以服膺儒教之賈誼亦以為“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宜當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。乃草具其儀法，色上黃，數用五，為官名悉更，奏之。文帝謙讓未皇也。”（《前漢書卷四十八·賈誼傳第十八》，頁二一〇）

而《太史公自序》“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滯周南，不得與從事，故發憤且卒。……泣曰，……今天子接千歲之統，封泰山，而余不得從行。是命也夫！命也夫！”（同前《史記卷一三〇·太史公自序》，頁三五八）乃得索解也。然則“封禪出乎術士之妄，豈儒者所可言！”“封禪之誣，君子嗤之。”云云。此安足以知漢儒之抱負哉！善乎！洪頤煊先生之論曰：

世謂封禪之名不見於六經。案《史記·封禪書》云，文帝使博士刺六經作《王制》，謀議巡狩封禪事。又云，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，羣儒采《封禪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官》、《王制》之望祀射牛事。又云，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，又牽拘於《詩》、《書》古文而不能騁。是《六經》未嘗無封也。太史公首引《尚書》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，柴望秩於山川，以爲封禪之始。下文引《周官》冬至祀天於南郊，夏日至祭地祇，《論語》或問禘之說爲證。《白虎通說·封禪》云，增泰山之高以配天，附（坵）梁父之基以報地。是封即《周禮》南郊祭天，禪即北郊祭地。古者天子巡守所及，必祭天以告。……晚周巡守不行，郊祀禮廢，秦皇、漢武議復封禪，諸生昧于所見，言人人殊，宜無怪其然。加以方士怪迂阿諛苟合之徒，附會符瑞之說，然後封禪之名乃大壞。其實南北郊日月星辰山川神鬼之祀，本見於《周禮》，並非鑿空之談，故始皇禪梁父，采太祝祀雍上帝所用，武帝封泰山，詔如郊祀太一之禮。太一者，即《周禮》冬至圜丘所祀北辰耀魄寶。是當日所用典禮，猶知釐正，故太史公撰《封禪書》，重舉郊時之禮；而於方士荒誕之說，略致微辭，猶得六經本旨。而後世迂腐之儒，動嘗封禪，其毋乃爲方士所愚也哉！（董金榜刻印《邃雅齋叢書：筠軒文鈔卷一·釋封禪》，頁二十五至二十六）

而章太炎先生更進一解曰：

封禪七十二家，以無懷爲最近，當是時也，天造草昧，榛薄四塞，雄虺長蝮，盡爲烝民害。人主方教民佃漁，以避蜚征之螫。毒蟲漸夷，輦鸞、東胡跨馬之寇，又時時盜邊圉，始作彈丸以禦不庭，此其所以封禪者，必有職矣。古之華夏，河流分其中央，以岱爲齊。轉東薄海，則蟠木堯夷所來賓；東北營州以外，肅慎守徼自太白。（唐時稱太白山，今日長白山。）度海輸絡，東齊南起，爲岱宗朝會所均，斥候所及。帝王治神州，以是集瑞，渙其號令，而徵戍

卒填之，因以設險守固。其封大山者，于《周禮》則講封之典也。因大麓之阻，纍土爲高，以限戎與，其制比於蒙古之鄂博。是故封禪爲武事，不爲文事。古者政令，假威鬼神，故文之以祭天，以肅其志；文之以祀后土，以順其禮；文之以秩羣神，以揚其職。是其示威也，則猶偃伯靈臺者也。三王接迹，文肆而質離，本意漸微，而日行以蒲車，惡傷山之土木者，爲仁物也。夫國有嶠隨，不崇其高，塹之鑿之，楮之蕩之，以爲魁陵糞土，即有大寇，其何以禦侮？爲封域計，土石可傷邪！古者野廬幾竟，宿息井樹。單襄公有言；列樹以表道，立鄙食以守路。故至于俠溝叢樹，而車騎寔矣。爲封域計，草木可傷邪！夫其志有備守，外以仁物叫號於九圍，放封禪可爲也。園丘南郊，並百王而識其事，以無忘故實。郊又祈穀，趣於使民疾耕，故郊丘可爲也。儒者以郊丘不邇仙道，莫敢非議，獨竊竊然鄙夷封禪。封禪與郊丘者，上世誠皆有所爲耳。後代岱宗不爲朝集壇場，史官備文而世系因革可知；耕以謀食，不待勸惰農者，雖勸亦不厲。是諸大禮，一切當以巫咸方士妖蠱之說視之，安用抑揚焉？嗟乎！嬴、劉之君，南縣越裳，而北逐引弓之民，其所經略，則跨越乎七十二家之域矣！去病以武夫知狼居胥之可封，而人不以僭越視之也。令漢世博士諸生識此，望祀射牛之議，可以息矣。（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章太炎全集（三）·檢論卷六·原教》，頁五二四至五二五）

方、洪二氏之說，爲初讀《史記·封禪書》者之助。至於太炎先生之論，尤足爲好學深思者窮其深詣之資也。